

鈍論
吟學
雜三
錄說

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著 班 焉
評 焯 何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錄雜吟鈍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鎮

發行人

王

長沙南正路

雲

五

印刷所

商

長沙南正路

務

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各埠

務

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楊伯屏
印頌文)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
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
皆收有此書三本如一借月在
前故據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鈍吟雜錄十卷。國朝馮班撰。班字定遠。號鈍吟居士。常熟人。卷首自署曰上黨。從郡望也。是書凡家誠二卷。正俗一卷。讀古淺說一卷。嚴氏糾謬一卷。日記一卷。誠子帖一卷。遺言一卷。通鑑綱目糾謬一卷。將死之鳴一卷。班著述頗多。沒後大半散佚。其猶子武搜求遺藁。僅得九種。裒而成編。家誠多涉歷世故之言。其論明末儒者之弊。頗爲深切。正俗皆論詩法。讀古淺說多評詩文。日記多說筆法字學。皆閒附雜論。嚴氏糾謬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。誠子帖多評古帖論筆法。末附以社約四則。皆論讀書之法。遺言將死之鳴。皆與家誠相出入。通鑑綱目糾謬尙未成書。僅標識五條。武錄而存之耳。大抵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。驚名者多詐。明季詩文沿王、李、鍾、譚之餘波。僞體競出。故班諸書之中。詆斥或傷之激。然班學有本源。論事多達物情。論文皆究古法。雖閒有偏駁。要所得者爲多也。

鈍吟雜錄敘

天下非無嗜書好古者也。然竊謂有二病焉。不具一知半解。縱涉獵經史百家。究不得古人要領。其病若青盲。好翻駁古人。不惜誣聖非經。創爲新奇炫世之說。其病若怖頭狂走。青盲之病。病止一身。狂走之病。病在天下後世。非細故也。先仲父定遠公深惡之。公自少厭薄制舉業。專意古學。屹屹至老。其情性激越。忽喜忽怒。里中俗子。皆以爲迂。獨於古人精神脗合。若有夙契。於是非得失處。非信而有徵。不輕下一字也。嘗過家塾。見案頭有少微通鑑一書。正色命武曰。昔人之事成敗已見。得失顯然。不須更翻公案。凡爲此者。不過好立議論。求免耳食之誚耳。汝輩讀書。須善審時勢。不可一味將正心誠意套語。妄斷前人。凡此書及致堂管見。以至近世李氏藏書。及金聖歎才子書。當如毒蛇虺蝎。以不見爲幸。卽歐公、老泉、漁仲、疊山諸公。亦須小心聽之。嗚呼。斯言也。豈獨爲武也道乎。公著書無定所。或書友人齋頭。或書旁行側理。以故歿後多散軼。武謁厥求之。數年於茲矣。僅得九種。編成十卷。題曰鈍吟雜錄。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。讀古淺說。病中囑黃子鴻授武者。家誠則得於家補之。正俗係女弟子董雙成所寄。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囊中。嚴氏糾繆叅見諸本。今另爲一卷。誠子帖散見於小啟。編成後。家履中緘寄綱目糾繆五則。暨遺言。遺囑三種。其餘尙有壁論三卷。讀古心鑒。葫蘆私語。畫論數種。無從尋覓。亡失頗多。有同嗜者。諒

鈍吟雜錄總目

第一卷

家戒上

第二卷

家戒下

第三卷

正俗

第四卷

讀古淺說

第五卷

嚴氏糾謬

第六卷

日記

鈍吟雜錄

總目

鈍吟雜錄

總目

二

第七卷

誠子帖附社約

第八卷

遺言

第九卷

通鑑綱目糾繆

第十卷

將死之鳴

案無不

第二卷

案無不

第一卷

鈍吟雜錄卷第一

上黨馮 班定遠著

清

廬江何 焯義門評

家戒上

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。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。太公家教也。今此書不傳。習之所謂不工者。我不能與之覆較。願嘗思之矣。謂之家教。是父兄以教其子弟者也。不應雕飾文詞。其理是矣。則於聖人之所謂修身齊家。入以事父兄。出以事長上者。必有當焉矣。是天下之良書也。惜哉我不及見。不得採取以善我身。教我子弟。可勝歎耶。我無行。少年不自愛。不堪爲子弟之法式。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。至今六十餘年。所知不少。更歷事故。往往有所悟。家有四子。每思以所知示之。少年性快。老人諄諄之言。非所樂聞。不至頭觸屏風而睡。亦已足矣。無如之何。筆之于書。或冀有時一讀。未必無益也。是卽李習之所謂詞章不工者。勿以文字求我。

孟子曰。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也。及其長也。無不知敬其兄也。只如此便完全是箇堯舜。故曰。人皆可以爲堯舜。俗人只爲不知學問。識見淺薄。遇要緊處。料理不來。任情隨俗。做得不好。便把人品弄壞。但孝弟二字。甚不易料理。沒有十二分學問。舉手動足便錯了。

有子曰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與。此是儒者功夫。中庸曰。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是儒者學問。蒲團上駢坐。殊不了事。末句是針砭高景逸門徒。

程子教人讀書。曰。一部論語。未讀時。是這般人。讀了。只是這般人。便是不曾讀一般。此言最懇切。最難讀者。論語。聖人說話簡略。說得渾融。一時理會不來。是難讀也。亦最易讀。讀一句。是一句。理會得一分。是一分。是易讀也。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。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。大是會讀書。如吾所見。只一二句便終身受用不盡。

莊子曰。爲善無近名。爲惡無近刑。亦是一句說話。但此是道家學問。不如易云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積字最妙。積善成名。不是虛名。這名便不害事。若爲惡于冥冥者。不有人禍。必有天殃。不于其身。必于其子孫。惡字一毫來不得。如老子云。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這話卻好。小人只看了疎處。不曾看他不漏處。便去放肆。是他識見不濟。看理不明也。勿以善小而不爲。勿以惡小而爲之。這便是積的工夫。

俗語亦有益人處。吳人諺云。風潮過了世界在。吾一生用之。雖經歷事變。至今無大患。但衆人洶洶時。不可隨他。自己有箇把捉。洶洶的定了。便受用。

太平時做錯了事卻有救。亂世一毫苟且不得。一失脚便送了性命。

信而好古。溫故而知新。是讀書得力處。

儒者有一種門戶。有一種習氣。須洗得盡。方是好學的人。方是真儒。

名言。不到得忠恕地。位便有此二種夾雜。

君子之孝。莫大于教子孫。教得好。祖宗之業。便不墜于地。不教子弟。是大不孝。與無後等。

儒者之業。莫如讀書。記誦以爲博。是讀書病處。亦強似不讀。

讀書有一法。覺有不合意處。且放過去。到他時或有悟入。不可便說他不是。

君子立身行己。只要平實。不行險則無禍患。不作僞則無破敗。

此語最有味。不可忽。

此是實實受用。儒者功夫。不是老

生常談。君子居易以俟命。不願乎外。只是一箇平。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方是實。

士人讀書學古。不免要作文字。切忌勿作論。成敗得失。古人自有成論。假令有所不合。闕之可也。古人遠

矣。目前之事。猶有不審。況在百世之下。而欲懸定其是非乎。

此亦名言。

宋人多不審細。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

云。據蜀。非地也。用孔明。非將也。考昭烈生平。未嘗用孔明爲將。不據蜀。便無地可措足。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。宋人議論多如此。不可學他。致堂胡氏作讀史管見。其論人也。如酷吏之獄詞。見法輒取。不原情。

不考事。君子惡稱人之惡。此便是他心不正。癖於惡人。而不知其美。斯言之玷也。

孔子每言仁。孟子竝言仁義。義字難體認。有硜硜小人之義。有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義。更有刺客游俠盜賊姦人之義。君子不可不明辨也。

義者宜也。知所舉三者安得爲宜。小人
有勇而無義爲盜。刺客游俠皆盜耳。

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賢臣也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孝子也。憤國事。滅家族。以死求名者。賊儒也。亂臣逆子之尤者也。

此語爲東漢人發藥。若東漢之末。則棄
禮義捐廉恥。務爲苟得苟免。又賊儒也。

所欲有甚於生者。死有所不敢愛。儒者之死。忠死。孝仁之至。義之盡也。然子死。孝父必不全。臣死。忠君必有患。忠臣孝子。平居無事。不忍言之。近代有平居無事。處心積慮。冀君父之有難。以成其名者。其人名不便言。此亂臣賊子之不若也。讓千乘之國。好名者。君子猶不取。況乎幸君父之有難。社稷蒼生。六親九族。一切不顧。而可曰仁義乎。好名之患。真有不可言者。

曹孟德將殺陳宮。謂之曰。公臺如卿老母何。宮曰。母老在公。不在宮也。婉而不屈。然竟全其母。方孝孺將

死。曰。必無十族。此爲不如陳宮矣。孝孺雖遜詞。亦不免九族。然亦不至於十族矣。

兩條須
合看。

誦農黃之書。用以殺人。人知爲庸醫也。誦周孔之書。用以禍天下。而不以爲庸儒。我不知何說也。庸儒者。

非孔子之徒也。不惟一時禍天下。又使後世之人不信聖人之道。

食人之祿者。死人之事。君子當大難。亦不徒死也。持其危。扶其顛。盡心力而爲之事。窮勢極。然後死焉。斯可以言事君之節矣。文文山其人也。

君子有心於古道。慎無以學術誤天下。

樂無與於衣食也。金石絲竹。先王以化俗。墨子非之。詩賦無與於人事也。溫柔敦厚。聖人以教民。宋儒惡之。

漢人云。大者與六經同義。小者便麗可喜。便麗王褒傳作辨麗言賦者莫善於此。詩亦然也。仁者樂山。智者樂水。詠之

何害。風雲月露之詞。使意思蕭散。寄托高勝。君子爲之。其亦賢於博奕也。以筆墨勸淫。詩之戒。然猶

勝於風刺。而輕薄不近理者。此有韻之謗書。唐人以前無此。不可不知也。

君子不親教。延師亦是難事。氣習相染。師不如友。愛子弟者。必慎其所與。要淳厚有家風者爲上。其次則自好喜讀書者。市井輕薄。最不可近。

先兄謂我曰。見利思義。義不勝利。小人必不能自克。我應之曰。不若見利思害。

見利思害出新序節士篇。以見得思義並舉言之。則不偏也。

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。君子惡無故之利。況乎爲不善以求之乎。君子固窮。不求利所以無害。則利莫大焉。到底翻不得此案。人不知義。則利令智昏。雖大害之伏。不復顧矣。故九思條目又曰。見得思義。孟子亦先曰。亦有仁義而已矣。教人有主宰於中。然後與之剖析利害。

或曰。裴晉公之功名富貴。可謂盛矣。還帶小善。恐不足以致之。余曰。大人君子。好義爲善。其根伏於胸中。如火之伏於薪下也。特未發耳。一發則燎原矣。晉公之致福。亦猶火發之燎原也。事之大小。非所計也。匹夫匹婦一事之善。如將枯之禾。偶得一溉。其福微矣。然必勝於不爲一善者。

韓、商之道。其用民也殘。其養民也狹。施之於亂世。可以徼利。事平則受其禍矣。秦二世而亡是也。天道神明。好此術者必有殃。

君子以禮義安人。養人。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。不知禮義之本也。

漢儒釋經。不必盡合。然斷大事。決大疑。可以立。可以權。是有用之學。去聖未遠。古人之道。其有所受之也。

宋儒視漢人如讐。是他好善不篤處。唐儒小病在有箇道學門戶。必求高。出前人。然濂溪明道諸公。何曾有此。

談性命。敍人倫。苟無宋儒。人其爲鬼魅乎。但於世事上少踈施之於事。不見作用。朱子嘗自說如此。尙論古人。不是與古人爭是非。好譏評者。其爲學必不得益。

昔人有作中山狼傳者。爲負恩者喻也。中山狼所在有之。但無與老悖枯樹語則可矣。斯言也不更事者不知也。小人之敢於爲惡。有助之者耳。天下惟助惡者爲無人心。

禍福之來。天與人相參。詩曰。自求多福。書曰。天作孽。猶可違。自作孽。不可活。一委之於命者。愚人也。紂曰。我生不有命在天。此其所以亡也。

盛怒不可飲酒。

凡人之是非。當決之於君子。儒者之是非。當裁之以聖人之言。苟不合於仲尼。雖程朱亦不可從也。聖

人好讀書。豪傑好讀書。文人亦好讀書。惟宋儒不好讀書。

程朱爲學。必由讀書。講明義理。惟陸學不尚讀書耳。

夫子曰。性相近也。孟子曰。性善。較說得透爽。夫子曰。習相遠也。朱子曰。氣稟所拘。人欲所蔽。較說得圓滿。虎狼好搏噬。是氣稟所拘。父子不相食。是性善。相近處正是善。相遠處即是惡。大抵惡是第二層念頭。善念是獨發的。惡念是有對而發的。須知甘食悅色亦是善。方可言性善。好甘不好苦。好美不好惡。自愛也。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。君子有時損己以益人。只從自愛處推出。

阮嗣宗至慎。不臧否人物。陶淵明詩篇篇說酒。不及時事。

阮與陶皆在事外者也。有事在者。亦須深沉果決。不密則害成矣。

顧仲恭先生不能作詩。嘗自言不解其故。余告之曰。溫柔敦厚。先生似不足。

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。其說曰：精炁者身之本也。不愛精炁者爲不孝。心者身之君也。不敬其心者爲不忠。我最愛此說。

君子處人骨肉之間。不可無作用。亦不必多巧。只是一箇平恕。一箇忍耐。

六親不和。有孝慈。君子不可不勉。

此語失老子本意。○翁之意謂六親雖不和。孝慈之道當盡其在我。

婢媼用事。則婦女生變。外家太親。則兄弟疎。

嫁女娶婦。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。古人云：娶婦當娶其不如我者。嫁女當擇其勝我者。此言大有病。外家貧薄。爲累最重。不可以一端盡。且婦女之性。罕能自卑。只如婢妾。此不如我家亦甚矣。一旦得寵。目無正嫡。不如我家不足恃也。勝我之家。娣姒必多富貴。婦女以家勢相軋。我家子女必爲所薄。則一日不能安矣。勝我不如我相形。爭之道也。儒者論事。多空中揣摩。不試實事。故多敗。齊家治國。平天下道理。須是實實體貼。空中揣摩。便是白面書生。不通事勢。爲天下安用腐儒。謂此輩也。

所論亦未盡事。理此其一端也。

孝經孔子之行也。小學朱子之行也。但朱子有小疵處。醇儒不習事也。

朱子不可謂之不習事。或智不圓耳。

亦不過一兩段耳。

此良書。不可不讀。

魯齋之學。從此書入。及領成均。遂以此爲教。

中山先生遺著